

井陘木雕新生代讓浮雕再薄1毫米

始於清康熙三十一年，歷經13代匠人薪火相傳，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井陘木雕曾是服務宮廷的精湛技藝，如今成為承載中華傳統造物智慧的文化符號。作為北方木雕流派的重要代表，它既兼具北方工藝的雄渾大氣，又吸納南方雕刻的細膩靈動，沉澱下「一刀刻一下，一下鑿一刀」的百年藝訣。90後傳承人許紅陽，以20餘年光陰執刀不輟，將薄

浮雕精度從傳統2至5毫米精進至2至4毫米，用「蟬翼作畫」的細膩賦予古藝新生。他以免費博物館、300餘種文創、「非遺進校園」等創新實踐，讓這門300年老手藝走出「深閨」，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一刀一刻間，流淌出新的生命力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瑩茵



掃碼聯片



●許紅陽手持刻刀專注雕刻作品。



●許紅陽木雕博物館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，數百件木雕佳作陳列其中。

刀刻承古藝 木韻見初心

走進位於河北石家莊的許紅陽木雕博物館，數百件木雕作品陳列其間。掌間小件玲瓏生動，2米大作仰首方見，虯龍盤曲勁十足，流雲拂袖美精緻。工作室內，許紅陽手持刻刀入木，手腕輕旋，生硬的木邊便有了靈動的弧度。他神情專注，呼吸輕緩，指尖沾着的木屑隨動作輕輕灑落，掌心因常年握刀結下的厚繭格外清晰。



●許紅陽為高校學生講解木雕作品的文化內涵與製作技藝。

刻，如同毛筆字不可反覆描摹，否則便會失去木材本真的質感。

他堅持採用太行山脈崖柏、槐木等本地材質，彰顯燕趙文化特色，「不同材質適合不同作品，初學者用軟木易上手，熟練者選硬木更出效果。」對於雕刻難度最大的人物題材，他更是精益求精，「木雕的魂全在分毫裏，尤其是臉部的眼睛，雕出傳神效果，作品才會有靈氣。」

耐得住寂寞方得木雕精髓

「身邊縈繞的一直是木頭的清香，接過接力棒是自然而然的事。」井陘木雕以太行山特有的崖柏、槐木等為原料，通過選材、構思、畫圖、雕刻、修光、打磨六道工序完成。而許紅陽的木雕人生，從童年在大山裏辨認木料開始。作為井陘許氏木雕第13代傳承人，他7歲學畫打下功底，13歲正式拿起刻刀，如今已在木雕世界裏深耕22年。

不同於同齡人的嬉戲童年，許紅陽的時光多是在車間度過。三伏天的山區作坊像密不透風的蒸籠，他一坐就是四五個小時練習雕刻小彌勒佛。小時候刻刀劃破手指是常事，用布頭草草包紮後繼續雕刻，血漬常常浸染了布頭。「爺爺教導我學木雕要慢、穩、靜，可我當時急於求成，以為能很快雕刻出小動物，實際操作後才發現難度極大。」許紅陽笑着回憶，直到一次次失敗後，他才明白，木雕技藝的精髓藏在「耐得住寂寞」裏。

小時候，他常跟着父親許金考鑽進太行深山，學習辨認崖柏等木料。「父親會讓我閉上眼睛用手摸，硬實的木頭有力道，軟塌塌的擰不起形。」許紅陽回憶說，太行山崖柏生長在貧瘠的懸崖峭壁，缺乏充足水分與營養，卻在風霜中練就堅硬質地與細密紋理，恰好承載井陘木雕「以硬顯柔」的技藝追求。摸着木材的紋理，聞着淡淡的木香，許紅陽對木雕的熱愛日漸深厚，爺爺潛移默化的熏陶，也讓傳承的種子在他心中生根發芽。

「斤斤計較」才顯匠心

「『匠』字裏面有個『斤』字，就是要『斤斤計較』。」許紅陽對匠心有着別樣的追求。井陘木雕傳承300年，留下了「一刀刻一下，一下鑿一刀，刻刀順線走，線面成接合」的16字藝訣，要求薄浮雕技藝必須一刀成型，不可重複雕



●井陘許氏木雕生肖主題文創產品之蛇馬生肖擺件。

精準落刀讓作品「活」起來

「別小看這1毫米，對木雕行業而言，分毫之差，神韻千里。」在許紅陽的技藝生涯中，最具里程碑意義的，是將薄浮雕精度從傳統的2至5毫米精進至2至4毫米。這看似微小的突破，讓粗獷的北方木雕具備了媲美南方微雕的細膩表現力，在業內掀起波瀾。

這份突破背後，是無數個日夜與刻刀、木料的研究打磨。2017年，26歲的許紅陽嘗試在《松鶴延年》中雕刻2毫米薄的仙鶴舌尖。整整半年，他把車間當成了家。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執刀開工，深夜才伴着木屑離開，單日練習時長超14小時。「創作時精神高度集中，手會微微抖動，稍有差池作品就前功盡棄。」當刀刃穩穩停在2毫米刻度時，仙鶴舌尖的弧度完美展現出振翅欲飛的靈動，他才發現汗已浸濕後背，窗外天光微亮。

如今，再雕刻此類精細部位，許紅陽的手穩如磐石。2023年創作的《敦煌飛天》，是他最滿意的作品。這件耗時11個月的參賽作品，融合圓雕、透雕、鏤空雕等多種技法，為了捕捉神女的韻律，他在牆上貼了上百張傳統壁畫與現代美學素材做參考。為了勾勒出神女靈動的眉眼輪廓，他再次以薄浮雕雕琢眼睫毛，「畫龍點睛」讓人物更鮮活生動。「薄浮雕以『薄』顯『透』，以『精』見『神』，每一刀都要精準無誤，才能讓作品有生命力。」許紅陽說。



●作品既保留了木料的紋理，又將老者的神態與鬚髮肌理表現得栩栩如生。

9歲小小傳承人：我的玩具是刻刀

「大家好，我叫許珈睿，是許氏木雕第14代小小非遺傳承人。」站在木雕博物館的老工具展櫃前，9歲的許珈睿熟練地介紹起墨斗、三角尺和斧子。這些祖輩傳下來的老物件，對他來說既是玩具，也是傳承的工具。出生在木雕世家的他，從小泡在父親許紅陽的工作室裏，聽着刻刀鑿木的聲響長大。

「爸爸在上下學的路上，會給我講木雕的歷史和家族故事。」許珈睿說，他4歲開始學畫畫，現在已經能獨立雕刻小木劍、小筷子、小木勺，還跟着爸爸雕刻過冰墩墩。雖然年紀小，但他對木雕技藝有着自己的理解：「雕刻的時候要慢、穩、靜，不能着急，就像爺爺教爸爸的那樣。」

作為第14代傳承人，許珈睿對家族木雕歷史了如指掌：「許氏木雕始於清康熙三十一年，有300多年歷史了，是河北省級非物質文

化遺產代表性項目，還是河北老字號。」他驕傲地展示自己的作品，稚嫩的臉上滿是認真：「我會把這些老工具和老技藝一直傳承下去，讓更多小朋友知道木雕有多有趣。」

許珈睿的成長，正是許紅陽傳承理念的生動實踐。「非遺傳承要從小抓起，讓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培養興趣。」許紅陽不僅將兒子培養成小小傳承人，更通過「非遺進校園」，讓更多學生接觸木雕技藝。他在石家莊10餘所院校設立木雕創新工作室，將木雕課引入高校公共選修課、中小學勞動教育課。2025年9月，他在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開設非遺專業學科，填補了河北省大專院校沒有非遺專業學科的空白，首批招錄了50名學生，學制三年。「看到孩子們拿起刻刀的樣子，我就知道，300年的木雕技藝後繼有人了。」許紅陽欣慰表示。



●許珈睿正專注地在木料上繪製雕刻底稿。



●許紅陽俯身指導小學生進行木雕实操。



●井陘許氏木雕推出的文創產品萌態十足。

宮廷技藝走進書房 文創讓木雕「潮」入日常

「非遺不該是博物館裏冷冰冰的展品，要能融入日常的柴米油鹽，還要能養活人、留住人。」在許紅陽木雕博物館的文創展銷區，趙州橋禪意燈、十二生肖萌寵擺件、成語木雕梳等300餘種產品琳瑯滿目。這些「非遺潮品」的背後，不僅是傳統技藝與現代生活的碰撞，更藏着許紅陽「以非遺興產業、以產業促傳承」的巧思。

「我們已經推出了300多種文創產品，開發文創的核心，是讓非遺賦能日常生活。」許紅陽介紹，趙州橋禪意燈是最受歡迎的產品之一。燈體兩面雕刻趙州橋紋樣，外部環繞中性光綠燈，搭配音樂盒與熏爐，「放在書房裏，既能聽輕音樂、燃香，又能欣賞木質雕刻和燈光光影，很有氛圍感。」而刻着河北各地建築或邯鄲成語文化的小梳子、馬年推出的萌寵版木雕小件，則精準貼合年輕群體喜好，成為社交平台上的「網紅單品」。這些文創產品中，90後、00後消費者佔比超六成。「非遺不能固守傳統，要跟着時代發展。」除了實用型文創，許紅陽還推出非遺體驗材料包，裏面配有半成品和製作步驟說明，「方便大家在家就能體驗手工雕刻的樂趣，放鬆壓力。」

非遺要活 傳承鏈得能「循環」

這些文創產品的成功，離不開團隊裏00後成員的創意加持。作為年輕一代傳承人，許紅陽深知自己的優勢：「有活力，對非遺有年輕化的理解，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，更懂時代需求。」他的非遺工坊不僅是創作基地，更成了鄉村振興的助力，不僅帶動當地群眾就業，讓他們在家門口學習木雕基本打磨技藝增加收入，還吸引了不少00後加入團隊，「他們的創意和想法能幫我們準確把握市場需求，開發出時尚、實用、好玩又通俗易懂的作品。」年輕人帶來的新鮮視角，讓古老木雕煥發出時尚活力。

免費開放的許紅陽木雕博物館，更是「非遺活態傳承」的重要載體。這座總建築面積800平方米的場館，設有木雕歷史展廳、生活主題展區、文創展銷區等多個板塊，展示作品百餘件，既是「創、研、產、銷」一體化基地，也是公眾接觸非遺的窗口。這裏定期開展學術交流和非遺體驗活動，讓市民近距離感受木雕技藝的魅力。「有人通過文創產品認識木雕，再走進博物館了解背後的歷史，最後報名參加體驗活動。」許紅陽說，這條從產品到文化、從認知到體驗，最終落地傳承的傳播鏈條，正是非遺「活態傳承」的關鍵。